

北京不是一个名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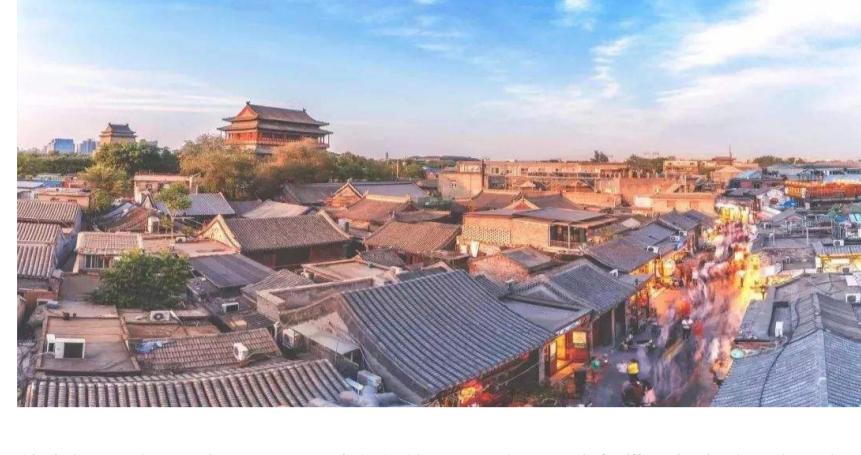
苏雾

现在，我在怀念一些城市。城市对于我来说，是安全感的存在。他的哄闹保证了我可以孤独。导师说我是city girl。离不开城市，心之所向。上一次回国是在十一月的中旬。给导师做了T magazine内页拍摄的助手，在上海，顺道去了北京。

北京对于我来说应该不陌生，妈妈带着我在北京度过了一些日子。

我很怀念我十岁那年的西直门立交桥和中央党校的食堂。那个夏天一点儿也不热，汗液会随着干燥的空气一起蒸发，不像南方湿气太重，所有东西都粘嗒嗒地连着皮肤。那个时候北京的天还特别蓝，我还是个很讨厌吃面食的小孩子。北京给我带来了一切新鲜感。

那时候，我觉得中央党校的水煮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。灯笼椒浮满了一整个银色的脸盆，原来鱼可以用脸盆来吃。我和我妈妈可以吃掉一整个脸盆的水煮鱼。那个时候，我们还住在地下室，偶尔会有阳光透露进来，但常常是漆黑的。一到白天，妈妈总会在食堂买好一天的干粮，然后带我去坐公交车。也是第一次看见，立交桥上小情侣目中无人肆无忌惮的热吻，我妈妈把我的头扭回来让我闭眼。也是第一次在国家图书馆的电影院看电影，《十面埋伏》和《特洛伊》。暗黑的环境关键时刻，妈妈总让我把眼睛蒙住，我会偷偷在指缝里看主角们嘴对嘴，他们跟立交桥上的小情侣不那么一样，但是又一样。也是那个时候，我第一次见识到了公共澡堂，白花花的肉体。被我妈妈强制性尖叫地拖进澡堂，好像在那里洗澡是对我的一种亵渎。那一整段时间我都不用练琴，每天就是出去玩。偶尔被父母骂也没有觉得痛苦，食堂的驴打滚可以安慰我。北京的公共交通真便宜呀，一样的价格可以坐很久很久的路，售票员的北京话真好听啊。那个时候我



就认定了北京是天堂吧。可是不久妈妈就把我送回外婆身边。然后她又匆匆赶回北京。在华表路口，她把我交给外婆，然后走了。没过几天，来了特别大的台风，可以看见风在屋檐上放肆路过停留。我站在窗前，很想北京的太阳和知了。

再后来，很长一段时间待在北京应该是高一升高二的暑假。大家说文章写得好去学戏文编导吧，然后我就拖着行李箱来了北京。又是一个新的世界。我第一次参加了节目录制，特别漫长和无聊。被身边的人摇醒的时候我已经睡了很长时间了。但我还是很准时地在播出时间打开CCTV3，在被扫过的观众席里寻找我睡觉的身影。传媒大学的西街开启了我垃圾街的新大陆。沾着芝麻酱的麻辣烫是我最喜欢吃的，还有饭店里的蕨根粉。每一天，东北的姐姐都问我吃什么，然后带我吃遍了一整条西街。她是这一层的大姐，对我无微不至，好像是那个夏天我大概体验了一回团宠。每天傍晚洗完澡去吃饭，有微风，他们教我饶舌说话，我是唯一的南方人。

还有很多次短暂的去过北京，每一次都觉得自己是挤满了所有的幸运。我高中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，我心安处是南京。那一种心安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小姨在那里，好像有家。北京不同，她的历史遗留感让我自身虚幻的认为我身为那

里之人。去年带导师去过一次北京，站在阜成门的大桥上，她跟我说，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北京了。心有辽阔，能看江山，且古且新。

我很喜欢北京的红墙和胡同。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《钟鼓楼》，反复翻旧了，也是因为钟鼓楼我才开始沉迷于写北京生活的小说。我觉得那是温暖的地方。有人味儿。我排除了一切北方的缺点，将所有优点放大。每次去北京骑自行车从路口穿过去的时候，我都把小的时候看过的书一一对照。假装那些是真实发生的故事。上个月在北京的最后一天，强迫自己快快吃完饭，我说我要去景山公园。每当我站在景山眺望北京的时候，仿佛我就是尘埃，又好像是巨型放映器，我能想象出那个角落发生了什么，这个角落又怎么样了。谁又能明白。

记得有一位前辈跟我说，以前我也像你一样，认为自己就是个北京人，要生活在北京，享受着北京人的普通话，最喜欢他们吊儿郎当满嘴胡诌，可是8年了，我觉得这里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，我骨子里依旧是南方人的秉性。所以，我要回去。我坐在胡同的楼顶上，看着雾霾的天空，不知道明年，我会不会踏上这个城市，我知道我不想做那一只蛙。

但愿，北京不是一个名词，一个只被我用来怀想的名词。

我和背带裤的故事

■金洁

人有时候真的很奇怪，心底里某种深藏的情结，总会时不时地在某个特定的情境中倏地苏醒甚至肆意泛滥。

从小到大直至现在，我一直有着深深的背带裤情结。

小时候，我是众人眼中的丑小鸭，却偏偏特爱臭美，看着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同龄女孩穿着花洋布背带裤，我羡慕得两眼放光。然而，整个童年乃至少年时代，我与背带裤无缘，因为一家七口全靠父亲一人工资维持生计已不容易，生活重压下的母亲压根没心思顾及我的爱美之心。于是青年时代的我，除了出于把损失夺回来的心理，还因为身材过于苗条，修改裤子是常有的事，便一发不可收地爱上背带裤，既省事又好看。只是青春似乎很是短暂，转眼之间就感觉自己不再适合穿背带裤，便戚戚然说服自己忍痛割爱，挥一挥手作别曾经带给我美丽和快乐的背带裤。

这一别就是18年，其间每见年轻美女穿着背带裤招摇过市，我会习惯性驻足观赏，继而触景生情，感慨年轻就是本钱，然后痴痴地想象着，假如时光可以倒流，我将如何淋漓尽致过足背带瘾。

日子就在这样的天真幻想中一天天

过去。

前不久，闺蜜看中时装店一件衣服，邀我过去给她参谋，我欣然应允。在闺密进去试衣的当儿，我一眼瞧见衣架上一款黑色牛仔背带裤，正是我多年前一度为之着迷的那种简约风格，既休闲又时尚。径直走近仔细端详并轻轻摩挲，柔棉面料，手感舒适，配上可供调节长短的黑色松紧背带，我当即喜欢上了。店主见状，赶紧取下叫我试穿，说只剩这一条了，刚好是我的尺码。我幽幽地说：目测一下就知道大小长短都合适，款式我也喜欢，估计穿起来也会比较好看，问题是都一大把年纪了呀。店主却说像我这样的身材，不给这款背带裤一个机会，真的太可惜了。试就试吧，试试又没罪。哪知不试不要紧，认真一试，心理防线瞬间崩溃瓦解，说真的我有点爱不释手了，但仍然顾虑重重。店主趁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极力怂恿，我投降了，乖乖掏钱买下，心想就算买来不敢穿，就放在家里看看，权当解解馋也好。

回到家里，见老公正歪在床上看手机，我狡黠一笑，开心地说：哈哈，我买了条背带裤呢，给你看看吧。说完从袋子里拿出背带裤略作展示。老公头也没抬，轻轻泼过来一桶冷水：年龄太大了吧？我不服气，撇了撇嘴自我解嘲说：

可是我有身材本钱啊！

第二天早上，我穿上背带裤在镜子前转了好几圈，自我感觉还不错，可就是没勇气走出家门。老公一边吃着早餐，一边幽默地说：你就忘记自己年龄得了。说的也是，不就是穿件背带裤嘛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！笑眯眯服下老公适时抛过来的定心丸，屁颠屁颠出门了。

电梯里，一熟人以赞许的语气说：平常总见你长裙飘飘，今天换风格了，挺好的！真的吗？我半信半疑。当然是真的，身材好穿啥都好看。

来到学校，好几个美女同事惊呼：太好看了！我怕万一她们为顾及我面子，违心恭维，便特意打电话叫陈老师过来把关，她是同事中众所周知的审美大师，而且习惯对我直言不讳。只见陈老师高兴地向我竖起大拇指，中肯评价说：只管放心穿，既得体又显年轻，的确很好看。这下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下了。儿子见我穿了背带裤，歪着头说：挺好看的。我会心一笑，嘱咐我为我拍下美照，自我不欣赏，自我悦纳。

背带裤，就像陈旧时光里一抹美丽的亮色，一次次点缀了我刻板单一的平淡生活。尽管长裙是我的主打服饰，然而时过境迁，背带裤仍在我内心深处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。

2019年各乡镇(街道) 城乡医保筹资进度公示表(第4期)

乡镇(街道)	2019年任务数(人)	参保已完成数(人)	完成率(%)
玉海街道	11090	10574	95.35%
湖岭镇	38840	35732	92.00%
高楼镇	52740	46450	88.07%
上望街道	36080	31670	87.78%
马屿镇	98790	84723	85.76%
云周街道	21090	17926	85.00%
桐浦镇	27740	23302	84.00%
东山街道	16490	13850	83.99%
北麂乡	3190	2671	83.73%
汀田街道	35440	28986	81.79%
仙降街道	35560	28876	81.20%
南滨街道	27540	22302	80.98%
飞云街道	25060	20019	79.88%
莘塍街道	48660	36495	75.00%
陶山镇	81770	59700	73.01%
平阳坑镇	14030	9884	70.45%
芳庄乡	18830	11739	62.34%
锦湖街道	13540	7966	58.83%
曹村镇	23910	13825	57.82%
潘岱街道	15070	8379	55.60%
塘下镇	92630	49102	53.01%
林川镇	32730	16789	51.30%
安阳街道	45820	17303	37.76%
合计	816640	598263	73.26%

以上数据统计至 2018年11月28日 16:00前

瑞安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颜道伍向我局申请不动产转移登记的公告

兹有房产权利人颜道伍提供瑞集用(2002)字第1-482号土地证、00087425号房产证、宅基地调剂证明、房地产买卖合同、完税凭证、承诺书等材料来我局申请办理不动产(土地使用权)转移登记。该房屋坐落于瑞安市安阳街道瑞祥大道6幢(十八家村)一单元702室，土地面积为20.7平方米，建筑面积为162.02平方米。该房屋由缪荣弟(身份证号：330325195906110410)转移给颜道伍并办理房屋转移登记。现公告要求缪荣弟在15个工作日内来我局协助办理上述房屋不动产转移登记。逾期未申请且无人提出异议的，将由颜道伍单方向我局申请办理转移登记。

异议送达地址：瑞安市安阳街道文庄路777号行政服务中心C区

联系电话：66807656

瑞安市国土资源局

2018年11月29日

关于林建青向我局申请不动产转移登记的公告

兹有房产权利人林建青提供2-2000-2-43号土地证、00015794号房产证、宅基地调剂证明、房地产买卖合同、完税凭证、承诺书等材料来我局申请办理不动产(土地使用权)转移登记。该房屋坐落于瑞安市飞云街道东风村飞龙路76号，土地面积为48.7平方米，建筑面积为297.5平方米。该房屋由王贤玲(身份证号：330325196003031543)赠与王星培(身份证号：330325330208411)，再由王星培转移给王星岁(身份证号：330325450217071)，然后转移给林建青并办理房屋转移登记。现公告要求王贤玲、王星培、王星岁在15个工作日内来我局协助办理上述房屋不动产转移登记。逾期未申请且无人提出异议的，将由林建青单方向我局申请办理转移登记。

异议送达地址：瑞安市飞云街道飞云西路138号(飞云渡口边)

联系电话：65561222

瑞安市国土资源局

2018年11月29日

被逐出家门的台湾小姐

张鹤鸣

十多年前，正是家家户户流行养花种草的时候，我发现新兴的花市其实离我的新家不远。

那时，我家阳台上的君子兰正灿烂绽放，妻子在瑞安日报已作了报道，并附了一幅照片。

我急于想再创佳绩，见花市有一盆花长得特别茂盛，一串串花朵压得花秆都弯了腰，需用细钢筋支撑着，看得我惊诧不已。我以为是兰花，迫不及待就想掏钱买下。转念一想，不对！买来的灿烂算是自己的佳绩吗？不行，一定要自己亲手培育的才可以炫耀。于是，我改变了主意，买苗子来培育加工吧。后来才知道，当初那一盆其实是蕙兰，叶子比兰花大，我却误以为是兰花，便急匆匆去寻找兰花苗。

放眼望去，见不远处有好几个妇女正在卖兰花苗，我赶紧跑过去问：请问，你们这儿有没有花开得像那种一样大一样灿烂的苗子啊？我一边急切捡起花苗，一边手指着刚才那盆最艳丽的花儿。

有啊，有啊。几个卖花的妇女争先恐后地回答。其中有一个特别能说会道的妇女悄悄告诉我：一分钱一分货，如果您希望花朵开得比那盆更茂盛也不难，但是您要舍得花多钱。

钱没关系，只要品种真正好就行！

那好，我把台湾小姐卖给您，本来要这个数，见您爽快，减去50，只要这个数！她边说边指给我看，您瞧瞧，这儿、这儿

还有这儿，全是花秆，很快要露顶开放了。

我顺着她指点的几处细看，哇，这么多花秆！等全部开放，那将是怎样的灿烂辉煌啊！

好，成交！娘儿们夸我爽快，我自然不好再讨价还价，真的爽快地付了钱，再买了一些特制的花泥便小心翼翼地将花苗栽到花盆里，日日精心护理，时时喷洒水雾。

不多久，那些所谓的花秆都探出头来，舒展身姿了，咦？全是叶子，不见花的踪影。我不气馁，耐心等待，好像又有新的花秆正在形成，不料长出来的还是叶子。那些叶子一批接一批，绿油油地蓬勃开来，可就是不见一枚花蕾！怎么回事？我懵了！

春节时，北京的大女儿回来探亲时，问我栽的是什么花？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：是兰花，不过只见长叶，不见开花。女儿说：这是兰草，不可能开花的！啊，难道我上当了？不会吧，我可是诚心诚意花高价买来的！

后来，我还是不放弃，坚持精心护理，希望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但我的诚意终究没能感动台湾小姐，唯一得到回报的就是它的叶子疯长疯长，越长越长，越长越茂盛，简直就是一个披着绿头发的妖怪呀。我彻底失望了，我承认我被那个卖花妇当猴子耍了。一怒之下，就把台湾小姐移栽到破脸盆里，将它逐出了家门，摆放到楼下院子的一个角落里！

我想，这十几年的书算是白读了，怎么会钻进一个目不识丁的卖花妇的圈套呢！

唉，一个人急于求成的时候往往智商最低，最容易上当受骗，可要多长个心眼哦！

深夜拦车的老人

■方煦

时已近夜，朋友C被滴滴司机的紧急刹车声一下子惊醒。定神一看，车前有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拦着。滴滴司机神情紧张，嘴里嘀咕着，不是半夜来讹人吧？朋友C看那老人嘴里一直念念有词，便放下了点车窗，终于听清老人是说4元钱让其坐下公交车去某地吧。朋友C归程本来就是回父母家，看老人疲惫不堪，言语是本地人，便不顾司机迟疑，下车向老人询问起来。老人说来说去的那几句话，那些地名，他却完全不知。于是便让老人上车，带去附近的派出所。老人应了一声，可两腿却哆嗦，挪不开步，朋友只好俯下身来，帮她上车。

到了派出所，民警和朋友C一起问询老人，关于子女姓名、家庭住址等信息。老人说儿子在某局工作，但却不肯说其姓名，嘴里嘟哝着会被骂的。又说起孙女，却说不出其手机号码。问了许久，老人嘴里终于蹦出个民警熟悉的地方名，民警便决定带老人去找找，或许老人到后，能想起家在哪里。

朋友C跟随，在路口下车后，老人似乎想起来了，脚步也快了。转到小巷口，她却怎么也不肯让民警和朋友C跟着，说这么晚归，会被骂的。于是两人远远看着，看着她敲了敲门，看到一位貌似保姆的人出来，第一句话是这么晚又跑去哪儿了的训斥声。夜里巷口清晰可闻是本地郊区的口音。看到老人有人接回，朋友和民警便放心回去了。

朋友C和我说这事时，我们一起在瑞安的车上。他奔波于事业，以往甚少与父母相

聚，近期却每天往返于温州瑞安之间。我问他为何这么劳累，每天驱车一小时回来。他说只因为家人不在温州，而瑞安父母的家，永远是他的家。又说长辈现在有些健忘，今天问孙子在哪里，第二天又会问起，反复问。他多跑几趟，更安心些。看他有些沉默，我于是转换话题，玩笑地说老人子女后来有没有感谢你这位好市民啊？朋友停顿了下，几分肯定地说，老人子女估计是不知道。而保姆，也不太会说。又感慨了一句，老人已经83岁了，她下午出来，在街上走了近8个小时。

我并不是以恶意去揣度那位老人的子女，他(她)或者是某个单位的骨干，正忙于事业的打拼，而老人也习惯独处。大约是她